

# 《醒世姻缘传》中语气助词的分布考察

孟 子 敏

---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42卷第1号 (抜刷)  
2022年9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2 No. 1 September 2022

# 《醒世姻缘传》中语气助词的分布考察<sup>1)</sup>

孟 子 敏

## 1 前 言

### 1.1 缘起

近些年来,笔者(孟子敏 2007, 2008, 2011, 2014, 2015)对句中“了”(即所谓的“了<sub>1</sub>”)和句末“了”(即所谓的“了<sub>2</sub>”)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进行了一些考察分析。在对《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语料中的句中助词“了<sub>1</sub>”和句末语气助词“了<sub>2</sub>”的分布考察后发现,这四部作品中“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分布呈现出一致性。同时,我们也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使用有与其他三部作品不同的地方(详细内容见后)。

在考察语气助“了<sub>2</sub>”的过程之中,笔者又将考察内容延伸到了作品中出现的所有语气助词。笔者(孟子敏 2017, 2018, 2019, 2021)分别对《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全部语气助词进行了穷尽统计和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三部作品使用的语言相对没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或者说是使用的语言是相对规范的。那么,在使用当地口语创作的作品中,“了<sub>1</sub>”、“了<sub>2</sub>”以及语气助词的使用情况如何,笔者(孟子敏 2021)又进一步选择了具有鲜明的山东淄博地方语言特色的蒲松龄作品“聊斋俚曲”作为语料,对其中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分布以及“哩”、“么”、“罢”、“呢”、“哪”、“也”、“呀”、“咧”、“哇”、“哇”、“哎”、“耶”、“噯”等全部语气助词的分布进行穷尽统计、分析和考察。与2021年完成的课题相关联(理由见1.2),本课题选择了《醒世姻缘传》其中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以及全部语气助词的分布进行

1) 本文为2020年度松山大学特别研究助成项目成果。

分析考察。

## 1.2 《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明末清初的一部长篇人间世情小说，作者署名是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是十七世纪中叶出现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的一部大作。亚东图书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校点铅印此书时，胡适、徐志摩分别作序，称之为中国“五名内的一部大小说”，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醒世姻缘传》全书共一百回，字数为六十五万余字（不含铅印版标点）。该小说以明代为背景，描写冤仇相报的兩两世姻缘故事。前二十二回叙写晁家的前世姻缘，晁源对妻子计氏先宠后虐，纵容小妾。小妾珍哥构陷大妻计氏与和尚私通，计氏被逼投缢自尽。小说开头写了晁源伴同珍哥打猎，射杀一只狐精。这都成为冤孽相报的前因。第二十三回以后重在描写狄家的今世姻缘。狄希陈为晁源转生，先是娶狐精托生的薛素姐为妻，后又继娶计氏转生的童寄姐，使女珍珠是珍哥转生。狄希陈被薛素姐、童寄姐百般折磨、残酷虐待，珍珠也被童寄姐逼死，“偿命今生”。最后，狄希陈梦入神界，虔诵佛经，便“一切冤孽，尽行消释”。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语言，有种观点认为是北京话。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关于这一点，详细见下文“5余论”的讨论，我认为它的语言是山东方言，具体是山东何地的方言，尚需分析。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化名西周生究竟是何人，学界并无定论。杨复吉《梦闲琐笔》载：“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醒世姻缘》，清蒲松龄撰”下写道：“无俚阅小说演义名《醒世姻缘》者书百卷，乃蒲松龄所作。老成细密，亦此道中之近理可观者。”<sup>2)</sup> 这些说法，不应该是道听途说，但是所本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胡适撰写《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认为作者就是蒲松龄。但近来有些研究者提出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是作者是丁耀亢（1599年－1669年），也有学者认为是贾凫西（1590年－1675年）。本文這裡不再赘述。

2) 此条承蒙增野仁先生调查，谨致谢意。

笔者对语气助词的考察，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同时，考虑到《醒世姻缘传》的地方语言特色，本文选择这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笔者也期望本课题关于语气助词的考察结果，对于作者的推定具有参考价值。

## 2 现代、清代和明代小说以及“聊斋俚曲”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 2.1 《四世同堂》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笔者（2011）将该作品中的叙述部分和说话部分分别开来，统计分析了“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情况。具体结果如下：

在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计约1000次，“了<sub>2</sub>”共计出现约1134次。“了<sub>1</sub>”、“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平分秋色，“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1.13倍，没有出现明显的倾向性差异。在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的出现次数约为8742次，“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约为1339次。“了<sub>1</sub>”的出现次数约是“了<sub>2</sub>”的6.53倍。这一差异虽然没有《政府工作报告》那么极端，不过，小说中交流句和非交流句的“了<sub>1</sub>”、“了<sub>2</sub>”分布存在着巨大差异。

### 2.2 清代小说《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四世同堂》是现代白话小说。在近代白话小说语料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状况又是什么面貌呢？笔者（2014）选择了清代小说《红楼梦》前四十回和《儿女英雄传》作为语料，将叙述部分和说话部分分别开来，统计分析了“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状况（孟子敏 2014, 2015）。具体结果如下：

《红楼梦》中，交流句部分，“了<sub>1</sub>”出现约1538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1709次。“了<sub>2</sub>”是“了<sub>1</sub>”约1.11倍，“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略高于“了<sub>1</sub>”。《四世同堂》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1.13倍，“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也略高于“了<sub>1</sub>”。单就“了<sub>2</sub>”和“了<sub>1</sub>”的比例上来看，《红楼梦》和《四世同堂》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在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的出现次数为2373次，“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为455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5.23倍。《四世同堂》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6.53倍。就

比例来看，这两部小说叙述部分的语料中出现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情况也是惊人的一致。

《儿女英雄传》中，交流句部分“了<sub>1</sub>”的出现次数约为2358次，“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约为2774次。“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1.18倍。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和《四世同堂》保持一致。非交流句部分“了<sub>1</sub>”、“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了<sub>1</sub>”共出现约5275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282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8.71倍，“了<sub>1</sub>”的出现次数明显高于“了<sub>2</sub>”。这一点上，总体倾向与《红楼梦》和《四世同堂》一致。

《四世同堂》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只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0.85倍。《红楼梦》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3.76倍。《儿女英雄传》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0倍。可以这么说，就交流句部分来看，《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比《四世同堂》更多地使用“了<sub>2</sub>”。这可以概括为现代白话小说与近代白话小说的不同之处。

## 2.3 明代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 2.3.1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笔者考察结果如下(2017)：

- (1) 在交流句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的“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6倍。“了<sub>2</sub>”和“了<sub>1</sub>”的比率要远远低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可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有很大不同。
- (2) 在非交流句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的“了<sub>1</sub>”远远多于“了<sub>2</sub>”，所显示的倾向性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基本一致。
- (3) 将“了<sub>1</sub>”和“了<sub>2</sub>”合二为一，计算“了”的出现频率，《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频率约为0.0023，《四世同堂》为0.0202、《红楼梦》为0.0243、《儿女英雄传》为0.0255。《三国志通俗演义》“了”的出现

现频率约为其他三部作品的10%。这也可以看成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不同的表现。

### 2.3.2 《西游记》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笔者(2018)考察了《西游记》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情况,结果如下:

在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出现约2522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1872次。“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742倍。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出现约3037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95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32倍。

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 在交流句中,《西游记》出现的“了<sub>2</sub>”和“了<sub>1</sub>”比率要远远低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可以说《西游记》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有很大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6倍。《西游记》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0.742倍,说明这两部明代小说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了<sub>1</sub>”、“了<sub>2</sub>”出现的次数,《西游记》明显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

二 在非交流句中,《西游记》出现的“了<sub>1</sub>”远远多于“了<sub>2</sub>”,可以说所显示的基本倾向性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致。但是,《西游记》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32倍,这一数据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差别也是惊人的。

三 《四世同堂》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只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0.85倍。《红楼梦》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3.76倍。《儿女英雄传》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0倍。可以这么说,就交流句部分来看,《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比《四世同堂》更多地使用“了<sub>2</sub>”。这可以概括为现代白话小说与近代白话小说的不同之处。与此相比,《西游记》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

约19.71倍，这也可以说是明代这一小说与清代白话小说的不同之处。关于这一点，今后还需进一步探讨。

### 2.3.3 《水浒传》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笔者(2019)考察了《水浒传》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情况，结果如下：

在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出现约2180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1161次。“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30倍。

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出现约7008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14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500.57倍。

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比较，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 在交流句中，《水浒传》出现的“了<sub>2</sub>”和“了<sub>1</sub>”比率要远远低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可以说《水浒传》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有很大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6倍。《西游记》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0.742倍，《水浒传》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33倍。这一结果表明，这三部明代小说在这点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了<sub>1</sub>”、“了<sub>2</sub>”出现的次数，《水浒传》与同《西游记》一样，明显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

二 在非交流句中，《水浒传》出现的“了<sub>1</sub>”远远多于“了<sub>2</sub>”，可以说所显示的基本倾向性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致。但是，《水浒传》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500多倍，这一数据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差别也是惊人的，与《西游记》相比，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当然，这种差距的巨大，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处于动词或形容词后句末“了”的处理原则前后有异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非交流句中，《水浒传》的“了<sub>1</sub>”出现的次数远远大于交流句。

三 《四世同堂》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只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

0.85倍。《红楼梦》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3.76倍。《儿女英雄传》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0倍。可以这么说，就交流句部分来看，《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比《四世同堂》更多地使用“了<sub>2</sub>”。这可以概括为现代白话小说与近代白话小说的不同之处。与此相比，《西游记》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9.71倍（如果根据笔者现在将非交流句句末、动词后的“了”处理为“了<sub>1</sub>”的方式，这一数据还会发生巨大变化），《水浒传》中，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的约82.86倍。这也可以说是明代这一小说与清代白话小说的不同之处。关于这一点，今后还需进一步探讨。

#### 2.4 “聊斋俚曲”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

笔者（2021）考察了“聊斋俚曲”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情况，结果如下：

在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使用约3321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2117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569倍，即“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637倍。

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使用约4158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24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73.25倍。

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相比，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 在交流句中，“聊斋俚曲”出现的“了<sub>2</sub>”和“了<sub>1</sub>”的比率要远远低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这说明“聊斋俚曲”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有很大不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6倍。《西游记》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约0.742倍，《水浒传》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33倍。“聊斋俚曲”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638倍。这一结果表明，“聊斋俚曲”与三部明代小说的交流句在“了<sub>1</sub>”、“了<sub>2</sub>”使用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了<sub>1</sub>”、“了<sub>2</sub>”出现的频率，《水浒传》与《西游记》一样，明显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聊斋俚曲”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出现频率又明显高于《水浒传》和《西游记》。



二 在非交流句中，“聊斋俚曲”出现的“了<sub>1</sub>”远远多于“了<sub>2</sub>”，可以说所显示的基本倾向性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一致。但是，“聊斋俚曲”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73.25倍。《水浒传》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500多倍。这一数据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差别也是惊人的，与《西游记》相比，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当然，这种差距的巨大，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处于动词或形容词后句末“了”的处理原则前后有异有直接的关系。

三 “聊斋俚曲”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38.29倍，《西游记》中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9.71倍，《水浒传》中，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的约82.86倍。可以说清代淄川当地的语言使用状态与明代小说具有一致性。但蒲松龄的俚曲中，“了<sub>2</sub>”的使用频率更高。关于这一点，今后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 大致说来，在一般叙事的作品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使用频率要高于有动作、表演等说明的作品。比如《姑妇曲》约为0.037，《慈悲曲》约为0.037，《翻魔殃》约为0.041，《富贵神仙》约为0.035。而有动作、表演说明的《攘妒咒》则只有0.013。其中也许就有动作、表演的部分不是过去时间内实现的动作的原因。不过，蒲松龄在创作舞台剧时，似乎常常又回到写小说的感觉里去，有的作品说了“上台”后，接着就是小说似的叙述语言了。这样，这些部分使用“了<sub>1</sub>”、“了<sub>2</sub>”的频率也就高了。比如，在《磨难曲》的第七回和第八回，出现频率为0.050。

### 3 《醒世姻缘传》中“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分布

#### 3.1 “了<sub>1</sub>”、“了<sub>2</sub>”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汉语有两个“了”。一个是词尾“了”，即一般所说的“了<sub>1</sub>”。另一个是句尾“了”，即一般所说的“了<sub>2</sub>”。关于这两个“了<sub>1</sub>”、“了<sub>2</sub>”

的功能和意义，目前的解释是：“了<sub>1</sub>”附在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谓词形式之后，表明该词所指处于事实的状态下，是实现体的标记。“了<sub>2</sub>”实际上是“了”和句末语气助词“也”的合成，是表明一个事件所处的事实状态，表达说话者的申述事实的语气（刘勋宁 1988, 1990）。

关于如何判断为“了<sub>1</sub>”还是“了<sub>2</sub>”，如果只按照“了”出现的位置这一形式特征作为判断的依据，有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或困惑，特别是在非交流句中的“了”。如当“动词+了”位于句子最后时，确实也难以判断到底是“了<sub>1</sub>”还是“了<sub>2</sub>”。这时如何判断是“了<sub>1</sub>”还是“了<sub>2</sub>”，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能凭我们的语感了。经过多年的语料观察，笔者倾向于把叙述部分处于句末位置“动词+了”的“了”处理为“了<sub>1</sub>”。有的“动词+名词+了”，根据语境，也可以分析为“了<sub>1</sub>”。

### 3.2 统计作业的有关说明

进行统计作业时，首先用人工方式将《醒世姻缘传》的叙述和说话部分割开来。然后用人工和半自动方式分别检索、统计叙述和说话部分中“了<sub>1</sub>”和“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

#### 3.2.1 《醒世姻缘传》中的“了”

《醒世姻缘传》中，只有“了”一种形式。如：

- (1) 傍晚計氏洗了浴，點了盤香，哭了一大場，大家收拾睡了。那些服侍的婆娘死豬一般睡去。計氏起來，又使冷水洗了面，緊緊的梳了個頭，戴了不多幾件簪環戒指，纏得腳帶緊緊的，下面穿了新做的銀紅綿褲，著肉穿了一件月白綾機主腰，一件天藍小襖，一件銀紅絹襖，一件月白大衫，外面方穿了那件新做的天藍緞大袖衫，將上下一切衣裳鞋襪，用針線密密層層的縫著，口裏含著一塊金子，一塊銀子，拿了一條桃紅鸞帶……（第九回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嫗報怨狠投詞）

- (2) 倒是狄希陳的母親看見，說道：“陳兒過來；你讀了五年之書，一年認十個字，你也該認得五十個字了。頭長身大的學生，戴著回回鼻跳搭，急的個老子像猴似的！這帖子你不該寫麼？”（第三十三回 劣書生廁上修樁 程學究棍中遺便）

《醒世姻緣傳》中沒有出現“了也”、“了阿”、“了呀”等說法。

### 3.2.2 關於交流句和非交流句的處理

本文採用筆者（孟子敏 2005）提出的交流句和非交流句的概念。在分析小說語料時，小說中的敘述部分一般處理為非交流句，人物對話部分處理為交流句。

除了小說中人物對話以外，《醒世姻緣傳》作者本人設定一個問題，然後進行回答。或者作者故意設問或反問。這類自問自答或者問而不答的語言，統計時也算入了說話部分，處理為交流句。比如，下文（3）、（4）斜體劃線部分就是作者自己設問一個問題自答，（5）、（6）斜體劃線部分就是作者自己問而不答的部分。

- (3) 看官聽說，怎麼叫是大紙？就是那花紅毛邊紙的名色，雖是罰紙，卻是折銀，做成了舊規，每刀卻是折銀六兩。計老、計巴拉爺兒兩個，六八四十八，共該上納四十八兩銀子，庫裏加二五秤收，又得十兩往外。（第十回 特富監生行賄賂 作威縣令受苞苴）
- (4) 童奶奶是甚麼人呀？斬斬眼知道腳底板動的主兒，已是知道是狄希陳的大娘子。（第七十七回 饑小廝爭嘴唆人 瘋老婆撒極上弔）
- (5) 這些吃人肉的人，到了次年春裏，發起瘟疫來，挨了門死得百不剩一。這可不是天老爺著實的儆戒人了？（第二十七回 禍患無突如其之理 鬼神有先洩之機）
- (6) 那小玉蘭是領熟了他大教的，敢在他手裏支吾麼？（第六十六回 尖嘴監打還傷臂 狠心賠酒又捱椎）

小说作者对人、事等进行描写、说明、解释或强调等，这样的句子，我们也计入交流句部分。比如下例中的划线部分。

- (7) (老計)火急梳上了頭，合計大官兩步只作了一步，跑到晁家，只見計氏正在晁大舍住房門上尚還掛著哩。(第九回 匹婦含冤惟自縊 老鰥報怨狠投詞)
- (8) 狄周尋到他家，那裏有他的蹤跡。尋到三官廟裏，正穿著那件皮襖，嗑著瓜子，坐著板凳，聽著人說書哩。(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脫主顧 陳少潭舉薦良醫)
- (9) 素姐放了杜其思，就待照著眾人。杜其思得空子跑到家裏，頂上門，還有甚麼樊噲撞得開哩。眾人見杜其思關進門去，都各走散。(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謗夫造反 顧大嫂代眾降魔)
- (10) 交了五更，四個長班齊來敲門。那狄希陳的兩片門扇，比那細柳營的壁門結實的多著哩。打到五更三點，敲腫了四個人的八隻手不算，還敲碎了磚頭瓦片一堆。(第八十三回 費三千授納中書 降一級調出外用)

作品中的叙述部分，有些话是心里想的，我们也处理为交流句。比如下例中的划线部分。

- (11) 晁大舍不勝喜歡，又忽想：怪道公公兩次託夢，叫我往北去投奔爺娘，我想爺娘見在南邊，卻如何只說北去？原來公公已預先知道了。(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
- (12) (計巴拉)又想起：那一日在錢桌上換錢，晁住正在那錢桌上換金子，見我走到跟前，他便說『轉來講話，你且打發錢。』我問那錢桌上的人，晁住在此作甚？他說有數兩銀子正在要換，講價不對，想還要轉來哩。我就問他要換金子做甚麼用呢？他說道：那裏曉得做甚麼用？只見他滿城裏尋金子，說得五六十兩纔夠，又用得甚急，誰想是幹這個營生？(第十一回 晁大嫂顯魂附語 貪酷吏見鬼生瘡)

3.3 交流句中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

“了<sub>1</sub>”和“了<sub>2</sub>”在交流句的具体分布情况列为表1。空白表示出现次数为0。

表1 《醒世姻缘传》中交流句“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状况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第一回	18	4	第二十六回	7	4	第五十一回	31	31	第七十六回	17	15
第二回	56	29	第二十七回	25	15	第五十二回	32	18	第七十七回	40	21
第三回	40	26	第二十八回	23	8	第五十三回	43	34	第七十八回	50	21
第四回	36	31	第二十九回	42	21	第五十四回	11	13	第七十九回	31	9
第五回	29	19	第三十回	25	14	第五十五回	37	45	第八十回	35	39
第六回	44	25	第三十一回	26	8	第五十六回	24	23	第八十一回	68	56
第七回	52	40	第三十二回	42	12	第五十七回	34	27	第八十二回	35	22
第八回	69	44	第三十三回	25	11	第五十八回	50	33	第八十三回	25	21
第九回	60	35	第三十四回	77	30	第五十九回	34	23	第八十四回	62	37
第十回	44	31	第三十五回	28	14	第六十回	26	51	第八十五回	67	37
第十一回	51	38	第三十六回	28	17	第六十一回	28	22	第八十六回	57	25
第十二回	51	29	第三十七回	22	18	第六十二回	54	21	第八十七回	48	29
第十三回	18	13	第三十八回	28	26	第六十三回	25	11	第八十八回	30	8
第十四回	24	15	第三十九回	55	30	第六十四回	41	17	第八十九回	36	13
第十五回	56	26	第四十回	41	53	第六十五回	34	35	第九十回	7	5
第十六回	44	30	第四十一回	68	31	第六十六回	60	25	第九十一回	26	6
第十七回	23	14	第四十二回	35	12	第六十七回	101	47	第九十二回	15	10
第十八回	27	21	第四十三回	45	25	第六十八回	34	22	第九十三回	25	
第十九回	32	15	第四十四回	48	25	第六十九回	22	13	第九十四回	26	9
第二十回	56	34	第四十五回	42	41	第七十回	45	28	第九十五回	41	22
第二十一回	42	19	第四十六回	46	28	第七十一回	57	23	第九十六回	52	41
第二十二回	97	47	第四十七回	40	36	第七十二回	22	23	第九十七回	55	24
第二十三回	30	32	第四十八回	49	23	第七十三回	42	37	第九十八回	106	20
第二十四回	2	4	第四十九回	36	36	第七十四回	42	33	第九十九回	34	7
第二十五回	33	13	第五十回	37	25	第七十五回	44	35	第一百回	50	7
总计	“了 <sub>1</sub> ”：3985					“了 <sub>2</sub> ”：2391					

### 3.4 非交流句中的“了<sub>1</sub>”和“了<sub>2</sub>”

此前的语料统计发现，在《西游记》等小说的非交流句中，出现在句末的“了”数量极少，而且“了”之前的词均为动词和形容词，其中动词占绝大多数。如：

- (13) 他两个疼痛难禁，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西游记》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在叙述语言中，这里的“了”并没有表达强调语气的作用，只是表达一种状况的实现。对这种情况下的“了”，也可以处理为“了<sub>1</sub>”。但慎重起见，在分析《西游记》时，还是根据出现的位置，将它处理为“了<sub>2</sub>”了。本文中在分析这些“了”时，将它归为“了<sub>1</sub>”。比如：

- (14) 左右鄰舍遠近街坊走路的人，擠住了上千上萬。計巴拉一一告訴，那些人說起縣裏馬快就似活閻羅下界的一般，夾得嘴嚴嚴的走開去了。剩了不多幾十個人，叫計巴拉開了門，大家進去。（第十一回 晁大嫂顯魂附語 貪酷吏見鬼生瘡）

- (15) 晁源每人又送了二十兩銀子，方纔三句苦二句甜，替他們開放了那柵。邵次湖夾得惡血攻心，在板門上一陣陣只是發昏，喝了一碗冷水，方不叫喚了。（第十三回 理刑廳成招解審 兵巡道允罪批詳）

上文提到，有的“动词+名词+了”，根据语境，也可以分析为“了<sub>1</sub>”。下面例句(16)中的“了”，实际上也是在动词之后，即“大官人也不十分回避了”。这里的“了”也分析为“了<sub>1</sub>”。

- (16) 以致閨門中瑣碎事體，叫人說不出口，那個昏大官人就像耳聾瞎眼一般，也不十分迴避大官人了。只是那旁人的口碑，說得匙箸都撈不起來的。（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納粟）

表2 《醒世姻缘传》中非交流句“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状况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回数	了 <sub>1</sub>	了 <sub>2</sub>
第一回	148	4	第二十六回	145		第五十一回	140		第七十六回	132	
第二回	93	1	第二十七回	176		第五十二回	118		第七十七回	72	
第三回	118		第二十八回	141	1	第五十三回	135	2	第七十八回	66	
第四回	149	1	第二十九回	149		第五十四回	158	1	第七十九回	89	
第五回	126	1	第三十回	172		第五十五回	75		第八十回	61	
第六回	140		第三十一回	173		第五十六回	100		第八十一回	18	
第七回	78		第三十二回	84		第五十七回	99		第八十二回	92	1
第八回	141	2	第三十三回	170	4	第五十八回	63		第八十三回	83	
第九回	104		第三十四回	89	1	第五十九回	71		第八十四回	56	
第十回	79		第三十五回	167	1	第六十回	84		第八十五回	63	
第十一回	125		第三十六回	154		第六十一回	66		第八十六回	62	
第十二回	119		第三十七回	165		第六十二回	97		第八十七回	55	
第十三回	145		第三十八回	141	1	第六十三回	98		第八十八回	143	1
第十四回	146		第三十九回	116		第六十四回	67		第八十九回	65	
第十五回	119	1	第四十回	110		第六十五回	68		第九十回	105	
第十六回	148		第四十一回	118		第六十六回	94		第九十一回	105	
第十七回	139		第四十二回	129		第六十七回	78		第九十二回	104	
第十八回	150		第四十三回	98		第六十八回	72		第九十三回	133	
第十九回	148	1	第四十四回	101		第六十九回	71		第九十四回	120	
第二十回	171	1	第四十五回	90		第七十回	105		第九十五回	67	
第二十一回	126		第四十六回	60		第七十一回	92		第九十六回	34	
第二十二回	89		第四十七回	69		第七十二回	72		第九十七回	78	
第二十三回	103	1	第四十八回	103		第七十三回	71		第九十八回	37	
第二十四回	66		第四十九回	95	2	第七十四回	138		第九十九回	151	
第二十五回	162		第五十回	94		第七十五回	93	1	第一百回	119	
总计	“了 <sub>1</sub> ” : 10675					“了 <sub>2</sub> ” : 30					

### 3.5 考察

根据以上的语料统计数据，做如下分析、考察。

在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使用约3985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2391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667倍，即“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0.600倍。

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共使用约10675次，“了<sub>2</sub>”共出现约30次。“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355.833倍。

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聊斋俚曲”相比，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一、在交流句中，《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了<sub>2</sub>”和“了<sub>1</sub>”的比率要远远低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这说明这部小说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有很大不同。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6倍。《西游记》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约0.742倍，《水浒传》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533倍。“聊斋俚曲”的交流句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约0.637倍。《醒世姻缘传》中“了<sub>2</sub>”是“了<sub>1</sub>”的0.600倍。这一数据表明，《醒世姻缘传》与三部明代小说以及蒲松龄的“聊斋俚曲”的交流句在“了<sub>1</sub>”、“了<sub>2</sub>”使用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二、在非交流句中，《醒世姻缘传》出现的“了<sub>1</sub>”的次数大大超出“了<sub>2</sub>”，可以说所显示的倾向性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俚曲”基本一致。但是，“聊斋俚曲”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173.25倍。《水浒传》的非交流句中，“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500多倍。《醒世姻缘传》“了<sub>1</sub>”是“了<sub>2</sub>”的约355.833倍。具体数据的差异也是相当大。这一数据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差别也是惊人的，与《西游记》相比，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当然，这种差距的巨大，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处于动词或形容词后句末“了”的处理原则前后有异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今后将继续探讨。

三、《醒世姻缘传》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79.7倍，《西游记》中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9.71倍，《水浒传》中，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的约82.86倍。“聊斋俚曲”中“了<sub>2</sub>”的出现次数，交流句部分是非交流句部分的约138.29倍。可以说《醒世姻缘传》与“聊斋俚曲”和明代小说的语言状态具有一致性。不过，蒲松龄的俚曲中，“了<sub>2</sub>”的使用频率更高。关于这一点，今后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将“了<sub>1</sub>”和“了<sub>2</sub>”合二为一，计算“了”的出现频率，《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频率约为0.0023，《四世同堂》为0.0202、《红楼梦》为0.0243、《儿女英雄传》为0.0255.，《三国志通俗演义》“了”的出现频率约为其他三部作品的10%。这也可以看成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语言状态与《四世同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不同的表现。

“了<sub>1</sub>”、“了<sub>2</sub>”出现的频率，《水浒传》与《西游记》一样，明显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聊斋俚曲”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出现频率又明显高于《水浒传》和《西游记》。《醒世姻缘传》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出现频率也明显高于《水浒传》和《西游记》，但大大低于“聊斋俚曲”。

## 4 《醒世姻缘传》中语气助词的分布

### 4.1 《醒世姻缘传》中的语气助词

除了上文已经讨论的“了<sub>2</sub>”以外，就文字形式上看，《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语气助词有以下33个。按文字多寡排列如下：

哩、麼、罢、呀、來、呵、可、科、呢、也、呃、哉、矣、呸、哟、阿、哎、乎、焉、耶、嘻、噯、哩麼、來麼、來呀、哎哟、噯呀、哎呀、可哩、可呢、了哩、了麼、矣夫

以上的文字形式中，“呵”、“可”和“科”是同一个语气助词，小说中以“可”为主，“呵”次之，“科”只出现了2次。关于《醒世姻缘传》中“可”和“科”作语气助词这一点，李立成（1998）做过精彩的分析。本文接受他的观点，不过个别用例的分析或许有出入。以下为“呵”、“可”和“科”的例句。

- (17) 駱校尉道：“窮舅沒甚麼奉敬，賀禮贖儀都只是這頂帽套，姑夫留著自己用，千萬的別給了人。……你要給人，叫人看出來，一個屁也不值了。這不容易，這是好幾年的工夫哩。姑夫，你到明日叫人做帽套呵，你可防備毛毛匠，別要叫他把好材料偷了去。這帽套，你姑夫至少也算我一斤銀子的人事。”（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駱舅舅舉薦

幕賓)

- (18) 孫氏道：“呵！這十七的大兒，敢是他十一歲上得的呀？”（第七十二回 狄員外自造生墳 薛素姐夥游遠廟）
- (19) 二位鄉約不惟與狄員外敘說家常，且是合楊春亦甚親熱，說：“合令兄極是相厚。令兄待我就如待自己的兒女一般；俺可也沒敢錯待令兄，就如侍奉自己娘老子一般。你若先說令兄來可，俺也沒有這些閒屁，又不消勞賓梁費這些事。”（第三十四回 狄義士掘金還主 貪鄉約婪物消災）
- (20) 珍哥說：“就待合我睡覺可，也好講，這們降發人，還有甚麼興頭子合他睡覺？這們強人似的，也睡不出甚麼好來。”（第四十三回 提牢書辦火燒監 大辟囚姬蟬脫殼）
- (21) 媒婆道：“周大叔，你難道不曉得這人麼？要好與你老人家科，俺從八秋兒來合你說了。”（第七十二回 狄員外自造生墳 薛素姐夥游遠廟）
- (22) 相棟字道：“誰知他為甚麼來！等救過他來科，你可問他是為甚麼。”（第七十七回 饑小廝爭嘴唆人 瘋老婆撒極上甲）

“呵”和“噯”是同一个语气助词。例句如下：

- (23) 郭氏嘆道：“噯！說那裏話？他小，我沒奈何的帶了他來，他是咱晁家甚麼人？叫他在晁家住著。咱晁家的人，也不是好惹的。”（第五十三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網打）
- (24) 旁邊一個晁近仁說道：“噯，為個人只是不知足！再不想每人五十畝地值著多少銀子哩！奶奶給咱的那銀子合糧食，是做甚麼使的？又問奶奶要牛！這七爺怪不的起個名字就叫做晁思才，二哥就叫晁無晏，可是名稱其實！”（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懸匾旌賢）

“噯呀”和“噯呀”是同一个语气助词。例句如下：

- (25) 馬嫂兒道：“噯呀！這九月裏的雷還劈殺人，我聽見人說，只當是

說謊來，原來真個麼？”（第五十五回 狄員外饗餐飯店 童奶奶慫恿庖人）

- (26) 他老婆道：“噯呀，你是也有了幾歲年紀，怎麼忘事？你可是喜的往上跳，碰的頭腫得象沒攪的柿子一般，疼得叫我替你揉搓，可就沒的來，又扯上那一遭有客哩！”（第二十一回 片雲僧投胎報德 春鶯女誕子延宗）

“阿、呀”是同一个语气助词的不同变体。请看例句。

- (27) 晁夫人一聲哭不轉來，幾乎死去，虧人扶了，半日方纔醒轉，哭道：“兒阿！你一些好事不做，專一幹那促狹短命的營生，我久知你不得好死！我還滿望著死在我後頭，仗賴你發送我，誰知你白當的死在我頭裏去了！……沒要緊解下我來，叫我柔腸寸斷，閃的我臨老沒了結果！我的狼心的兒阿！”（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託夢 徐大尹過路除兇）

- (28) 十八九歲一個孩子，戴了一頂翠藍縐紗嵌金錢的雲長巾，……口裏說得都不知是那裏的謊言市語，也不管甚麼父兄叔伯，也不管甚麼舅舅外公，動不動把一個大指合那中指在人前掇一掇，口說：“喲！我兒的哥阿！”（第二十六回 作孽眾生填惡貫 輕狂物類鑿良心）

- (29) 晁思才道：“你說我沒兒呀？我用不著兒！我自己打下墳，合下棺材，做下紙紮。”（第五十三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網打）

- (30) 相于廷道：“好哥呀！你虧了合我說聲！你要去告個折腰狀，怕醜丟不盡麼？不打了牙往肚子裏嚥哩！”（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狀 悍婆娘捏念活經）

根据笔者（孟子敏 2005）的考察，包括“也”，也是这同一个语气助词的变体。《醒世姻缘传》中的“也”，多数都是所谓文言的用法，但偶尔也有当时口语的用法。从以下用例中，也可以看出它与“呀”是同一个语气助词的变体。

- (31) 劉振白道：“你說的或者也是實話。……這事又告不出甚麼來，你又是官身，曠上幾日役兒，官兒不自在，你又少賺了錢。吃燒餅還要賠睡

沫，你合人打官司，能不使幾個錢兒？老韓你公母兩個想我的話說的是也不是？”（第八十回 童寄姐報冤前世 小珍珠償命今生）

- (32) 吃酒中間，駱校尉道：“依我在下的愚見，狄姑夫你不該選這個官。這府經歷不是你做的。……你有的是銀子，你山裏多的是石頭，或在鎮上，或是城裏，青雲裏起的牌坊，蓋的兩座，這也不枉的馳馳名。我說的是呀不是？你姑夫再想！”（第八十三回 費三千授納中書 降一級調出外用）

需要交待的是，本文把位于句前的語氣詞，即一般所謂的感嘆詞，全部視為語氣助詞。這些語氣助詞中，有的既可以出現在句前，也可以出現在句末。如“呀、阿、”等，有的只出現在句前。如“哎”等。這裡不再舉例。

為了便于參考，這裡不妨列舉《醒世姻緣傳》中幾個常用語氣助詞使用的實例如下。

哩：

- (33) 珍哥不聽見便罷，聽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罵一會，說道：“濃包忘八！渾帳烏龜！一身怎當二役？你既心裡捨不了你娘，就不該又尋我！你待要怎麼孝順，你去孝順就是了！我又並沒曾將豬毛繩捆住了你，你為甚麼這們妝喬布跳的？那怕你送一千個攢盒，一萬個饅饅，你就待把我送了人，我也攔不住你！又是甚麼算命的星士哩道士哩哄我，叫他淫的歪的罵我這們一頓！”（第三回 老學究兩番託夢 大官人一意投親）
- (34) 郭氏道：“看你糊塗麼，你拿著生死簿子哩？打哩你那老婆先沒了，可這不閃下你了？就算著你先沒了，你這一生慣好打搶人家的絕產，賣人家的老婆，那會子，你那老婆不是叫人提溜著賣了，就是叫人搶絕產嚇的走了，他還敢拾你哩！”（第五十三回 欺絕戶本婦盜財 逞英雄遭人網打）

麼：

- (35) 晁鳳道：“七爺將了他來，可也說聲！叫俺那裏沒尋！要不是我

攔著地方，把那些說因果的和尚拿到縣裏問他要人，這不是屈殺人的事麼？”（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

- (36) 薛三省娘子道：“原來為這沒要緊的事！你只管到那頭，由他，他不往那頭去，撞不見；就撞見，可這本鄉本土的人，說開了話罷，這是甚麼深仇麼？咱同走罷。”（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懺罪 白姑子造孽漁財）

罷：

- (37) 白姑子道：“我本待不去，難為你這等請得緊，你先去著；我等明日自家到那裏合狄大嫂說話罷。”薛三省娘子道：“這能幾步子地哩？咱如今去走遭罷。”（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懺罪 白姑子造孽漁財）

- (38) 相旺還在指望留他，故意問道：“狄奶奶不說甚麼，我且回去罷？”童奶奶道：“我待留你吃飯，只怕太太家等得緊，你且去罷，我改日留你。”（第七十七回 饑小廝爭嘴唆人 瘋老婆撒極上弔）

來：

- (39) 相于廷娘子道：“你小叔兒對著我學來，也沒說錯了甚麼。”（第五十九回 孝女子歸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雙親）

- (40) 童奶奶道：“可說甚麼來，要分外再有個錢，可敢還來纏老公哩？除了這老公賞的首飾，精手摩訶薩的，有個低錢麼？不敢望多，只得一百兩銀接著手就好了，那得有來？”（第七十一回 陳太監周全夥計 宋主事逼死商人）

呢：

- (41) 薛夫人道：“這人家蓋座牌坊，有甚麼好看？卻叫帶了少女嫩婦的往人家去呢！蓋甚麼牌坊，轟動的這們等的。”（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賢風世 悍妒婦怙惡乖倫）

- (42) 故意的掏掏袖子，就道：“汗巾包的四兩銀子呢？”（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脫主顧 陳少潭舉薦良醫）

哩麼：

(43) 童奶奶道：“可又來！ 狄爺，你聽我主張，買一個不差。……別要只管絮絮叨叨的胡纏，這便一點帳也沒有。我們爺要不是眉來眼去興的那心不好，我也捨不的賣他，好不替手填腳的個丫頭哩麼！”（第五十五回 狄員外饗殮飯店 童奶奶慫恿庖人）

來麼：

(44) 那人問說：“你吃來麼？”小廝道：“我聽見俺哥說。”問：“你哥吃來麼？”說：“俺哥跟外郎。”問：“外郎吃來麼？”說：“外郎聽見官說中吃來。”（第八十三回 費三千授納中書 降一級調出外用）

可哩：

(45) 晁夫人笑道：“打仔你媳婦兒教你養活他可哩，你沒的也不聽？”（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

可呢：

(46) 龍氏道：“我問他要尸首可呢？”（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萬里親征 狄希陳一驚致病）

了哩：

(47) 那珍哥二目圓睜，雙眉倒豎，恨不得把那一萬句的罵做成一句，把那李成名娘子罵的立刻化成了膿血，還像不解過他的恨來。罵道：“什麼珍姨假姨，你願叫聲奶奶；你不願叫，夾著你狗□嘴寫遠子去！什麼是珍姨假姨，賊奴才！你家裏有這們幾個珍姨？常時還說有那死材私窠了哩！你胡叫亂叫的罷了，如今那死材私窠子已是沒了，還是珍姨珍姨的，自家奴才淫婦拿著我不當人，怎麼叫別人不鄙賤我？”（第五十七回 孤兒將死遇恩人 凶老禱神逢惡報）

了麼：

(48) 他老著臉說：“你看奶奶！奶奶忘不了他，教我捎與他的東西，我敢昧下他的？即時送給他了。他說眼看不見，不得來謝奶奶。我還替他捎了話來，回過奶奶的話了。沒的奶奶忘了麼？”（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畢姻戀母 老夫人含飴弄孫）









素，字数少的《西游记》的语气助词远远多于《水浒传》，《西游记》是《水浒传》的5.24倍。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聊斋俚曲与《西游记》相比，俚曲的总字数为39.7万字左右，语气助词却使用了3330次，与《西游记》持平，但俚曲的总字数比《西游记》少约19万字；俚曲与《水浒传》相比来看，虽然俚曲的总字数比《水浒传》少了约29万字，但语气助词的使用次数是《水浒传》的约5.21倍。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醒世姻缘传》总字数约为65万，语气助词出现的次数是3798个。《醒世姻缘传》的语气助词使用次数略高于《西游记》，不过，我们依此仍然可以做这样的判断：《醒世姻缘传》与《西游记》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

二、就文字形式上看，上文4.1中列出的《醒世姻缘传》语气助词有33个；《西游记》中出现的语气助词有“也、阿（啊）、呀、哑、耶、呵、哩、麼、罢、矣、呢、那（哪）、咦、噫、哉、耳、乎、噯、呜呼、也欵、矣乎哉”，共计21个；《水浒传》中出现的语气助词有“也、呀、麼、哩（个别地方写为“里”）、呵、罢、矣、耳、哉、乎、咦、呸、咄、阿呀、阿也、呵呀、呵也、哎呀、哎也、耶耶、呜呼、呜呼哀哉”，共计22个。如果把“里”单列出来，是23个。聊斋俚曲中出现的语气助词有“么、罢、呀、哩、呢、也、咳、哟、哉、哪、哎、矣、吧、哇、哦、那、呵、嗯、嗤、乎、哧、噤、耶、里、哏、咧、焉、噫、哏、啊、哏、嚶、耳、咦、呸、喂、嗒、哈、哎哟、咳咳、嗯嗯、哎呀、哦哦、呀咳、呀呀、耶耶、哎哎、呀耶、哪哈、喊喊、呀呀呀、哎呀呀、喂喂喂、咳（也么）哟、哟（也么）咳”，共计55个。

单就这个数据来看，《醒世姻缘传》的语气助词少于聊斋俚曲，略多于《西游记》和《水浒传》。聊斋俚曲中出现的“咳、哇、哏、咧、哧、呀咳”等是《西游记》、《水浒传》和《醒世姻缘传》中没有出现的。出现这一结果，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才能得出结论。

三、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聊斋俚曲比较来看，语气助词使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二者成书时间相去不远，新兴语气

助词的使用却出现了很大差别。比如，“么（麼）、哩”等新兴的语气助词，《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出现的次数还是很少，“么（麼）”是15次，“哩”只出现了1次。《水浒传》中，新兴语气助词的使用次数大幅增多。新兴的语气助词普遍使用。如“么（麼）”共出现了196次，“哩”出现了27次，“么（麼）”远多于“哩”；《西游记》的“么（麼）”共出现了199次。“哩”更是达到了720次之多，与《水浒传》相反，“哩”远多于“么”；到了聊斋俚曲中，“么（麼）”共出现了643次，“哩”出现了355次，“么（麼）”远多于“哩”；《醒世姻缘传》中，“么（麼）”共出现了855次，“哩”出现了1467次，“哩”远多于“么（麼）”。单就“么（麼）”和“哩”的使用情况里看，《醒世姻缘传》和《西游记》倾向一致。但是，《醒世姻缘传》么（麼）、“哩”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西游记》。关于语气助词出现的次数，下文在“五”中继续分析。

四、从文字形式上看，《水浒传》中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没有的自然口语的语气助词，如“呀、罢、唳”等。但《西游记》中使用的“呢、哪”却没有出现。《水浒传》中还出现了2字形式的语气助词，比如“阿呀、阿也、呵呀、呵也、哎呀、哎也、耶耶”等。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西游记》中则没有发现这些语气助词，聊斋俚曲中出现了类似的2字形式的语气助词，《醒世姻缘传》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语气助词，如“哎哟、噯呀、哎呀”等。另外，《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中还出现了“哩麼”等语气助词（笔者在2021年的考察中未列举聊斋俚曲中的“哩麼”等），这一语气助词在《西游记》和《水浒传》中是没有出现的。这一点留待今后继续考察。

五、《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出现次数居前11位的语气助词列为下表4。

表4 “聊斋俚曲”、《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11个语气助词排序表

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醒世姻缘传》	哩 1467	麼 855	罢 484	呀 313	來 262	呵 122	呢 105	哩麼 35	了麼 25	也 22	呢 17
聊斋俚曲	么 643	罢 638	呀 582	哩 355	呢 303	也 120	咳 110	哟 109	哉 97	哎哟 67	哪 58
《水浒传》	也 210	么 196	矣 83	哉 41	罢 34	哩 27	阿也 10	呀 8	阿呀 6	吓 4	咄 4
《西游记》	也 1087	哩 720	啊 409	罢 358	么 199	呀 139	矣 139	哉 77	耶 71	咦 38	噫 33
《三国志通俗演义》	也 3945	矣 1323	乎 510	耶 421	耳 404	哉 211	焉 102	兮 64	么 15	坎 6	乎哉 2

上表聊斋俚曲中的“哪”含“那”8个，“也”含“耶”2个，《水浒传》中的“阿也”含“呵也”3个，“阿呀”含“呵呀”4个。《醒世姻缘传》的“呀”含“阿”8个。

在这五部语料中，共同进入前11位的语气助词只有“么”、“也”2个。《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水浒传》、《西游记》四者相比照，共同进入前11位的有“哩”、“么”、“也”、“罢”、“呀”或“啊”六个。这四者具有某种一致性。

语气助词“哩”，《醒世姻缘传》排在第一位，聊斋俚曲排在第四位，《水浒传》排在第六位，《西游记》排在第二位。语气助词“么”，《醒世姻缘传》排在第二位，“聊斋俚曲”排在第一位。《水浒传》的“么”排在第二位，《西游记》的“么”排在第五位，《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么”排在第九位，这可以看出《水浒传》之后，“哩”、“么”已经成为常用的语气助词。《醒世姻缘传》大量使用“哩”也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特色。

《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在第一位的都是“也”。但三者使用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是用在通俗的文言语境中，而《水浒传》有时也用在转文的语境中，但多是用在自然口语的语境中。《西游记》更多的是使用在自然语言中。俚曲中的“也”排在第六位，使用倾向与《西游记》相同。

“罢”作为语气助词，《水浒传》中使用了34次，《西游记》中使用了358次，“聊斋俚曲”中至少使用了638次，《醒世姻缘传》则使用了484次。可见在《西游记》时代，“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语气助词，同时代的《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中，“罢”也是一个常用语气词。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罢”一般是作为动词使用，只有三例疑似语气助词的用例。

## 5 余 论

太田辰夫(1988)提出了判定北京话的七个要素,其中之一是“不使用‘哩’,而使用‘呢’”。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认为《醒世姻缘传》的语言并不是北京话。根据上文4.3的讨论,如果大致划定一个地域范围的话,可以认为它基本上是山东江苏这一区域的语言。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从语气助词“哩、么(麼)、罢(罷)、呀(啊)”等的使用情况来推测,作者就应该是山东江苏这一区域的文人。如果就“哩麼”等语气助词的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只发现“聊斋俚曲”和《醒世姻缘传》中出现了“哩麼”。这只是考察《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一个线索,但不能据此就推定它的作者就是蒲松龄。

### 参 考 文 献

- 胡适 《辨偽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  
《〈醒世姻缘傳〉考證》,《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
- 李慈铭 《越縵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5月。
- 李立成 1998 《〈醒世姻缘传〉里的句末语气词“可”》,《中国语文》,1998年10期,北京。
- 刘勋宁 1988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北京。  
1990 《现代汉语词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北京。
- 孟子敏 2005 《句末语气助词“也”的意义及其流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北京。  
2007 《从“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看口语和书面语的分野》,载松山大学言語・情報センター叢書 第4卷,《漢語書面語の通時的・共時的研究》,增野仁 冯胜利 孟子敏 吴春相,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2007年9月,松山。  
2008 《“了<sub>1</sub>”、“了<sub>2</sub>”在不同語体中的分布》,《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齐沪扬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  
2011 《叙述和说话中的“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以老舍小说〈四世同堂〉为例》,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30卷第2号,2011年3月,松山。  
2014 《〈红楼梦〉叙述和说话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言語

文化研究》，第33卷第2号，2014年3月，松山。

2015 《〈儿女英雄传〉叙述和说话中“了<sub>1</sub>”、“了<sub>2</sub>”的分布》，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35卷第1号，2015年9月，松山。

2017 《〈三国志通俗演義〉中语气助词的分布－兼谈〈春秋左氏伝〉是一部甚麼書》，松山大学综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37卷第1号，2017年9月，松山。

2018 《西遊記》中语气助词的分布，松山大学総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38卷第1号，2018年9月，松山。

2019 《水滸伝》中语气助词的分布，松山大学総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39卷第1号，2019年9月，松山。

2021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的分布，松山大学総合研究所，《言語文化研究》，第41卷第1号，2021年9月，松山。

太田辰夫 1988 近代〈清〉(近代漢語；『紅樓夢』の言語；『兒女英雄伝』の言語；金瓶梅を題材とした満・漢語併用の俗曲『陞官図』について)，《中国語史通考》，白帝社，1988年6月，東京。

杨复吉 《夢闌隨筆》，《昭代叢書》癸集。